

# 四十年前中國空軍留美紀趣(下)

杜 前 位

## 認真受訓表現至佳

當年中國空軍駐美辦事處主任爲毛邦初(Gen. P. T. Mou)，勝利後航空委員會改爲空軍總司令部，首任空軍總司令爲周至柔，毛邦初以副總司令常駐美京華盛頓中國空軍辦事處，處理中國空軍留美事務。在抗戰期間最早一批留美的空軍自空軍官校第十二期起，到最後一批至空軍官校第廿四期，都是留美學飛行的，有的飛P—三八、P—四〇、P—五一、P—六一等機種，在受訓期間表現良好，飛行技術高超，受到美國軍事當局稱讚與重視，民間對頭戴青天白日國徽的大盤帽或船形帽，身穿軍服及佩有臂章的CAF Cadet的人都另眼看待。他們每週末都駕着私家轎車至各空軍基地接中國空軍的學生，或請吃飯，或去野餐，或去參加舞會。在上海夜總會所學習的各種交際舞，到美國後真是「學以致用」了。但是在每個月最後的一個週末星期六，毛副總司令要到訓練基地來檢閱受訓的中美學生。在檢閱的前一天，整個基地的草坪剪得平整，道路兩旁的花木亦加以修剪整齊，毛邦初所必經之道均

派清掃機沿途清掃後，再派水車灑水，如發現道路有高低不平的地方，馬上壓平。

毛邦初將軍來時，每次都是乘坐美空軍派遣的C—54專機，在附近十公里的開利機場降落(Kelly AFB)，再由司令官陪同坐禮車前來基地閱兵，抵達司令台時，樂隊先吹奏迎賓曲，其次奏中國國歌，然後奏美國國歌，再由美國的閱兵指揮官向總校閱官報告受校總人數後，接着由各隊的隊值星官發施司令叫口令，Right, Face! Forward March 之聲，此起彼落，到了司令台前一聲向右看(Eyes Right)；中國學生的步伐一致，擺手整齊。當時的掌旗官由高頭大馬的邱大個邱祖權同學負責，護旗官則由陸軍官校畢業轉入空軍的凌代仁及梁震坤兩位同學分別在左一右負責，通過司令台時國旗往下一壓，台上的中美司令官均向我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舉手敬禮。那時刻每個中國空軍學生是多麼地自豪，每次檢閱時，中國空軍學生表現都很傑出，代表國家爭取榮譽，這難怪毛將軍(Gen. P. T. Mou)的聲譽在美國各基地的名望大出風頭了；惟在基地實際負責的人是劉榮恩空軍中校。

每星期日放假，都要先接受洋教官的內務檢查，所有外出的人，服裝要挺，皮帶銅扣要用擦銅油擦亮，皮鞋要擦亮，頭髮要擦油梳理，鬍子要刮，所有儀容都要整齊，經過檢查合格後才放假外出；即或僥倖地沒有被隊職官發現，可是出了大門(Main Gate)在那裏等候進城的市公共汽車(City Bus)，每個人要接受基地憲兵(M. P. (Military Police) 檢查後方可登車。不論你是中國人或是美國人，均一視同仁；凡是被查到不合格的學生都被叫到另一邊，等到下一班基地的巡迴車將你載回原居住的營房去。幸好我們中國學生從未有此種被美國憲兵揪出不准外出的，倘若有任何一位同學受到特別照顧被大家知道後，必受到全體的指責，大家會說一句：「你好丟臉，到美國來丟中國人的臉」，國家、責任、榮譽在每個人的腦海中隨時提醒注意。

受訓入伍期間，每人每月支零用美金金伍拾元，衣、食、住及基地內交通工具則由美軍負責免費供給，所以稱當兵的叫G.I. (Government Issue)。上街去的目的，除了到各名勝古蹟參觀增長見識外，最高興的是三五同學去華僑開的

中國餐館吃一頓中國飯；所有中國餐館幾乎都是廣東人開設的，在聖安多尼市的阿拉摩街（San Antonio Alamo Street），僅有一家名叫金爵的中國餐館（Chinese Restaurant, King Joy），生意特佳，中國人除吃中國飯外，美國來此吃炒麵（Chow Mien）或水餃（Dumpling）、雞湯麵（Chicken Soup Noodle）等，換換口味，到底吃久了西餐還是感到膩了。吃一餐中國飯大約需要美金伍元左右。假若不外出，在基地消磨時間，週末或星期例假日，吃過午飯後睡過午覺，可去營舍附近游泳池游泳，或至電影院看電影，而軍營中電影院所放映的影片大多是首輪。在美國只要你是軍人，一切享受都是一流的，地位是崇高的，軍人代表了國家，而且電影院的票價僅僅係市區電影院十分之一；那時一張電影票不過才美金二角五分，電影院內設備豪華，聲光均佳，沙發坐椅，夏天冷氣，冬天暖氣。看完電影後可去俱樂部玩，吃冷飲，打保齡球，或至運動場打籃球（下雨天可在室內運動場運動）。當初在聖安多尼市每個同學都買了一架便宜的柯達照相機名叫Baby Brownie，不需要光圈，看清楚後就按下快門，十拿九穩，絕不失手。開設在Alamo Street的一家Fox Studio，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生意都係我中國空軍同學包了。

### 他鄉遇舊喜出望外

無意中碰見了，在蘭道夫機場（Randolf AFB Texas）學習d-151野馬式戰鬥機飛行的初中同學余恩蜀兄，他早於民國卅二年初就考

取了空軍官校廿三期飛行，在印度臘河空軍官校初級飛行班畢業後，中級、高級飛行都是送到美國去學的。他們在此中級飛行畢業後，再去亞利桑那州土山威廉空軍基地（Williams AFB, Tucson Arizona），或亞利桑那州鳳凰城陸克空軍基地（Luke AFB Phoenix, Arizona）飛高級，全部飛行訓練均與美國空軍一同訓練，教官全由美國資深飛行軍官担任。

余恩蜀兄邀請我去蘭道夫基地玩，當日下午恰輪到他練習高空飛行，如爬高，俯衝，大轉彎，快滾，慢滾等動作，我佇立站在停機坪邊，兩眼目不斜視翹首望着異國的藍天白雲，我空軍健兒，風馳電掣般地翻騰在天空中，約莫半個小時後，只見他駕的那隻鐵鳥，百依百順般從第五邊對準跑道降落，只到達跑道的一半，用前三點落地，前輪首先觸地，然後後兩輪亦跟著觸地，減低油門踩剎車，只見鐵鳥徐徐滑入停機坪；關車後，恩蜀兄打開機艙，由美軍地勤人員推扶梯至機身旁詢問在高空時飛行是否有毛病，如發動機、儀表、導航系統、油路系統等所有問題都問完之後簽字，才算是任務完成。最後由「跟我來」（Follow Me）車將飛行人員送至休息室，只見恩蜀兄全身被汗沾濕，尤其是在保險傘的部位汗水更多，衣服（黃卡嘰短袖軍上裝）內衣粘在一起，他見我在停機坪等他，我倆一道回到他的寢室，待他淋浴更衣完畢後，又至其他寢室介紹了姚育才、晏孝雲、禹慶榮，施大森幾位相互認識，晚上大家一同至聖安多尼街上的中國餐廳金爵飯店吃中國飯，由恩蜀兄作東。晚飯完畢後大家至

中國花園（Chinese Garden）玩，彼此閒談如何投考空軍，恩蜀兄是受婚姻關係，我則係響應知識青年從軍。大家談得很愉快，直到夜深人靜才各自回到基地，這真是他鄉遇故知，喜出望外了，也是意外地收穫。

### 入伍結業分科深造

我們在聖安多尼空軍基地接受基本學生訓練的中國空軍人員，加上在附近開利機場學習的空軍軍官，人數約在二〇〇位之譜，因陸續有結訓返國或飛行淘汰插隊的，我們這隊就有廿三期空軍官校學飛行在中級教練時遭技術淘汰。同樣地如果梭羅（SOL——單飛）成績不及格，那就要山字重疊請出了；像陳尚明（前海軍總司令陳紹寬之子），許以貴，余質超，白維一等是。除去術科之外還有學科，如航行學、地圖學、軍事衛生、禮儀、當地生活習慣，再加上一一些幽默感的小故事來調劑單調的課堂氣氛。

教我們航行學的上尉飛行美國教官詹姆斯（James, A. Jr.），他曾經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加入陳納德的飛虎志願隊，曾經參加過戰役，擊落過日本兩架零式機，著有戰功，上起課來非常輕鬆愉快，同學們亦很快地學會了。記得他第一天上第一堂課時，進了課堂後第一句話就用中國話說了兩句話：「早安，大家好。」然後在黑板上用粉筆寫了幾個英文字「Horse, Horse, Tiger, Tiger」，這是什麼意思，後來他用生硬的美式中國官話說：「馬馬虎虎。又寫了兩個英文字 Almo st, About 這兩個字的意思是差不多，大約。今

天是怎麼搞的，這位洋教官大概吃錯了藥，講這些題外之話，後來由翻譯官關海加以解釋，才知道這位洋教官一語道破了中國人的通病，作事情不徹底，大部份都是馬馬虎虎、不實在，對績效都抱着差不多、大約等浮滑不實的準確性；如本來是伍元，却偏要說差不多伍元、大約伍元吧！終於恍然大悟，這就是中外一致實實在在做人的道理。自此我們彼此成了莫逆之交。有時他請我們去野餐，我們也請他們夫婦吃中國飯。

### 專心學習飛機軍械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三個月的入伍基地期滿結業後，學飛機修護的去芝加哥陳留特基地，學通信的則去密西西比州的凱斯勒基地，學無線電修護的則去路易斯安那州的司考特基地，學飛空運的則去休斯頓基地，我們則去卡羅拉多州丹佛市的勞萊基地。(Lowry AFB, Denver, Colorado)學習飛機軍械(Airplane Armament)。

丹佛，一英里高的都市(One mile High City)，勞萊空軍基地，距丹佛市(Denver City)約廿餘英里，分為兩個基地，一個叫Lowry 1，另一個則叫Lowry 2，此地氣候乾燥，是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的勞萊少尉(Lt. Lowry)而命名的。勞萊一係專門訓練空軍的轟炸瞄准器、自動駕駛儀，當時仍被列為最機密的武器。還有空中照相、判讀，來自同盟國的空軍人員與美國空軍共同學習。我們學習飛機軍械的在勞萊二機場，當時在那裏負責的則是航校二期

的王宗寬中校，後來才知道他是我的小同鄉四川江津人(在台北已退役)，有幾位軍官先來受轟炸學科訓練，他們是張天立、丁雲龍等八位。我們上課在勞萊二，却住在勞萊一，每天上下課都是排隊走路，來回約半哩路，日子久了則習以為常；除中午一餐在勞萊二基地餐廳用膳外，其餘早晚兩餐都在勞萊一基地用餐，用餐時憑餐卡(Mess Card)進餐。因為我們是學生，吃飯免錢，但是像萬絨麟、曾澤涵、陶乃甘、侍國航、張天立、丁雲龍及領隊王宗寬係軍官身份，得去軍官餐廳(Officer Mess Hall)用餐，每餐必須付現金，住在BOQ每月得付房租美金卅元，待遇是不同的。

我們係排在第一班上課(A Shift)，每天早上六時至十二時，午后一時至三時，中午十二時吃完中餐後回到教室休息一個小時，下午回到寢室後做功課。每週上課五天，星期六及星期日則不上課，如遇到我國的雙十節國慶日仍照規定放假，有關這些問題統由我空軍駐華盛頓辦事處主任毛邦初將軍親筆簽字函寄各空軍基地照辦。

美國人很熱情，尤其是初次與東方人接觸，當時每個同學年紀均在廿歲左右，在丹佛的勞萊基地接受八個月的學科訓練，其學科計有砲塔(Bendix upper Turret, Emerson Lower ball Turret)·N-9 N-10機槍瞄准器·C-1自動駕駛儀(C-1 Autopilot)·M-9轟炸瞄准器(M-9 Series Norden Bombsight)，這些都是一次世界大戰的尖端科技產物，大部係裝於轟炸機B-17 B-25 B-24 B-29上，還有美製各型炸彈

、砲彈、火箭、機槍彈、照明彈、燃燒彈，以及各型彈藥之發射器。學起來真是五花八門，每個同學都很認真地徹底學習，以期學成歸國後方能學以致用，報效國家。除在講堂學習外，每三個人一組按照技術命令T.O. (Technical Order)內的規定調整，或相關故障排除，並上飛機實習，最後畢業時的成績：羅儉銘第一名(現任華航航政處長)，第二名范興立，我則第三名，並由領隊王宗寬各頒派克51金筆壹支以示獎勵。

### 畢業受階束裝待歸

丹佛城內有無軌電車及有軌電車兩種，最長的一條街名叫CALFAX Street，從這裏可達市公園(City Park)，在那裏有博物館，館內有各種動物標本展示，最有價值的莫過於化石、恐龍、珍禽等類吸引人去參觀。其他地方名勝有：Rocky Mountain, Lake Side, Evergreen, Boulder, Colorado Springs等。還有市中心兩家比較大的百貨公司May Co. Sears Co.均去光顧過。我曾經去卡羅拉多大學及丹佛大學參觀，兩所大學歷史悠久，在那裏的中國留學生大部份攻讀工程居多，離卡羅拉多大學約廿哩處有一所礦冶學校名：Golden Mine College專門培植冶金、開礦等人才，抗戰時期我國資源委員會均派人留學在該校攻讀，畢業後回到國內均有傑出貢獻。經過八個月的學科訓練後，還須去聖安多尼開利空軍基地接受陸週的在職訓練(On The Job Training簡稱OJT)，主要的是實作。該基地係轟炸機上武器系統專業修護廠，除軍職人員

外，尚僱有民間技術人員担任，我們的指導教官都由民間技術人員負責，由各處送回來修理的武器數量很多，利用此一時機確實學到了真正的技術，也奠定了日後回國工作的基礎。另外兩週是督導訓練 (Supervisor Training)，因為我們畢業後係軍官，回到國內要指揮部屬，故對領導統御必須學習才是。整個訓練結束共計花了一年三個月，終於畢業了，駐節在美京華盛頓的毛邦初將軍，於三十六年五月一日飛來開利基地，會同領隊陳文華中校舉行准尉 (Sub-Lt.) 授階典禮，從那天開始我們當起官來了，責任也同時加重了，待遇從每月美金伍拾元增加到每月美金壹百貳拾伍元。心情也開朗起來，馬上束裝待命回國，就要與闊別多時的家人親友師長見面了。

### 仍舊搭乘輪船返國

回國時是去加州省會沙克緬托 (Sacramento) 的 Campstone 上船，從德克薩斯州坐火車，沿途經 El Paso，再去墨西哥玩了一天，到達洛杉磯 (Los Angeles)，參觀了好萊塢 (Hollywood) 世界聞名的影城，由嚮導帶我們去廿世紀福斯、派拉蒙、華納、米高梅等四家製片廠逛了一圈，又去明星住的地方白維利山莊 (Beverly Hills)，只在大明星秀蘭鄧波兒的私人花園繞了一週就上車到返國站了。在這兒待命離美的仍有不少人，中國人、美國人都有，美國人以陸軍最多，他們是到遠東國家換防的，到日本去的為最多。我們於三十六年六月十日得到通知，於六月十四日搭乘美國總統傑福遜號輪船經日本返國，

每個人的行李除換洗衣服外均需打包，如箱子、香腸袋 (帆布製軍用長形狀似香腸)，B 行行李袋，在外面噴刷 I-Shanghai-SW 以資識別；所有的行李在開船的前一天交運完畢。帶我們回國的領隊是李向陽中校 (來台後曾任空軍聯隊長，官院校長，作戰司令等職)。

同學中僅有一位坐飛機從美國直飛上海江灣機場，那就是陳尚明少尉 (前海軍總司令的獨生子，空軍官校廿三期飛行淘汰改習飛機軍械轟炸瞄準器及自動駕駛儀系)，他在美國受訓期間與美國美女愛麗絲小姐 (Miss Alice) 結婚，本來照規定不許可，好在他的命好，父親是海軍總司令，又是獨生子，嬌生慣養，得天獨厚。聞他倆回到上海後即返回福州老家拜見雙親，並未得到父母親的支持與諒解。洋媳婦對於語言的隔閡，加上生活習慣不同，而每天吃不到鮮奶、牛排等一般食物 (在中國還算是奢侈品，又不易買到)，因此共同生活不到兩個月便又各自西東分離了。

### 戰後日本都市景象

回國時在日本橫須賀軍港停留兩天，換防的美國空軍、陸軍均在此上下。我們利用時間到東京去玩了一天，由當時空軍駐日武官雷炎均派人陪同在日本皇宮參觀，又到東京銀座觀賞日本藝妓表演，每人收費美金壹元，而真正美金不能用，必須更換佔領區流通券 (Military Certificate Occupied in Japan)；這是戰後美軍遠東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在治理日本佔領區的經濟政策，收到貨幣流通之效。市面上生意興隆，百業

鼎盛，社會繁榮，治安良好；祇是當時的日本都市經過美軍轟炸後，大多是斷垣殘壁，百廢待興，景象淒涼，看了之後，對日本侵略者的下場，我們都認為實在是罪有應得，難於同情。

### 抵滬待命各奔前程

回到上海，總計在海上航行了卅二天，比去美國時少航行幾天，主要的是海上的障礙物已全部清除，航行起來無安全顧慮。在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奉命全體至南京報到候令分發。(航空委員會已改為空軍總司令部設在小營，大家安排在光華門外照測隊臨時住宿)，我同韓瑛光分發至青島五大隊廿七中隊。在滄口機場，李輝、萬春源分發重慶第五供應隊。劉昂、山繼濤 (現任華航副總經理)、屠宗海 (現任鐵路局副局長) 分發至五大隊。屈開疆分發至漢口王家墩機場一大隊一中隊。邱祖權分發至西安一大隊九中隊。向權分發至北平南苑機場四大隊。余質超分發至瀋陽北陵機場四大隊廿一中隊。羅儉銘、王壇、吳肇慶分發至徐州三大隊。歐陽冠寰、李心銘、白雲程、雷慶雲、曾繼賢等分發至上海大場空軍第八大隊。熊中炎、凌代仁、鄭文澍、梁震坤、常崇坦、徐本勛、郭同海、李時有、蔣克統、劉榮壽等則分發至江灣機場的八又三分之一大隊。雷文蔚、莫移、軍春猷分發至杭州空軍官校。

### 戡亂作戰得償夙願

自廿五期空軍官校飛行生在印度完成初級飛行科目訓練後，因為抗戰勝利還都，中高級飛行

訓練則改在杭州寬橋空軍官校受訓。同盟國中美租借法案所訂的一二七〇名額法案也到此結束。我們是最後的一批出國，亦是最後一批回國。原來是準備回國後參加中日抗戰飛行空中勤務，當時是編在B—二十四轟炸機第三組，結果變成泡影，只有服從命令飛行地面勤務（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卅八年追隨空軍來台後，於四十二年奉命調八大隊服空中勤務，機種係PB—四Y，

仍係四引擎轟炸機，執行大陸偵巡任務，監視共軍行動，雖然沒有直接參與中日作戰，但參加了亂戰爭，亦對自己早年夙願得以完成。如今退役後復加入國家建設行列，並屆花甲退休之年，每當夜深人靜，躺在床上無法成眠，捫心自問本凡一生，兒女由國家扶養長大，各自成家立業。國家給予我個人太多，反之，我對國家何如？但願早日反攻大陸，統一中國，重返家園，能再去上海

舊地重遊。  
與我們同去的FAB翻譯官關海先生，自民國卅五年赴美後就未回國，並在美國舊金山落籍，目前任當地華僑社會的中華公所副領導人，經常宣傳祖國的反共國策。但願你讀到我寫的文章後，能够引起回憶，我們大部份在台灣的同學都在想念您，祝福您。

(全文完)

最低廉的售價 最熱門的好書

#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册出版  
合售新臺幣貳百捌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笏，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將第一、二、三、四册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册柒拾元合售貳佰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中外文史  
叢書

# 南京大屠殺

郭 岐 將軍 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軍入城姦淫燒殺，善良同胞慘死者三十餘萬人，係近代史上空前絕後的瘋狂大屠殺事件，前台灣省議員、國軍第四十六師師長郭岐將軍當年保衛南京未及撤出，親身目擊日軍滅絕人性之大屠殺，曾於抗戰勝利後，列席戰犯法庭作證，使南京大屠殺案主兇谷壽夫，罪證確鑿，判處死刑。中外雜誌特請郭岐將軍撰寫「南京大屠殺」長文，連載期間，轟動遐邇，傳誦廣遠，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並附劉方矩將軍撰「劊子手的下場」及珍貴圖照數十張，二十五開本，穿線平裝訂價新台幣壹佰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